副刊

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 乙巳年六月初三

责任编辑:居永贵 式:张增强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在线投稿: 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刊头题字:周同

汪陵纹的人生路

汪陵纹是汪曾祺最小的妹妹, 1947年农历六月二十五出生在扬 州皮市街风箱巷17号外婆家。她 的人生路,有过少儿的欢乐,有过青 春的烦恼,有过短暂"外来妹"的幸 福,最不幸的是遭遇丈夫的家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经 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流 传:"要活命,到安庆。"1963年农 历二月初十,正是姐夫金家渝30 岁生日,苦苦求生的陵纹,与一群 女伴,从高邮琵琶闸上轮船,辗转 来到安徽安庆东至县山村。一位 叫吴君流的光棍,接纳了18岁的 汪陵纹。陵纹婚后生活尚好,干 农活、踏缝纫,唱罢莲花又一年。 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平淡、简朴、 和睦,倘若这样下去,也可算一个 完整而又平常的家了。但山里人 吴君流脾气火爆,常常打骂陵纹, 他还自有一套说辞:"她是我的婆 娘,就应该我管,我不顺心打她两 下又怎样!"

1981年,汪曾祺阔别家乡42 年后第一次回邮,在邮逗留时间较 长。陵纹也赶回高邮,与兄弟姐姐 团聚。陵纹见到未曾谋过面的大 哥,其实,大哥第一次去扬州,见过 婴儿陵纹。陵纹向大哥诉说自己的 身世,过的是遭打挨骂不正常的生 活,稍有反驳,打得更凶。陵纹流泪 不止,惹得汪曾祺也眼含泪花。

陵纹与大哥在邮期间,到河边 洗菜,大哥也跟着她去,看小妹洗 菜。陵纹和姐姐巧纹相约大哥到高 邮湖湖滩上游玩,秋风吹乱了他们 的头发,她们与大哥手臂挽着手臂, 沉浸在浓浓的兄妹情意中。陵纹说 大哥最像"爷"(指父亲),英俊。大 家在一起,心里乐滋滋的。汪曾祺 为陵纹画画、写诗:"故乡存骨肉,有 妹在安徽。所适殊非偶,课儿心未

灰。力耕怜弱质,怀远向寒梅。何 日归欤赋,天崖暖气吹。陵纹小妹 存玩,大哥哥曾祺"。

1992年初春,汪陵纹提出与丈 夫离婚。吴君流说:"真的要离婚, 两个儿子不跟你走!"陵纹答应他, 到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东至县有个小学教师唐述志, 丧偶多年,比陵纹大12岁,都属 猪。唐先生与陵纹再婚。他有两个 女儿在深圳,工作单位蛮好,也支持 父亲续弦。唐家有楼房七八间,外 有平房十间,还有很大的天井,可以 种点蔬菜。老唐退休前,忙于工作, 教语文、历史;陵纹继续踩缝纫,为 他人做衣服。陵纹的两个儿子先后 结婚。陵纹的日子过得平静幸福。

2014年, 陵纹查出直肠癌并已 扩散。得此消息,哥姐汪海珊、汪丽 纹、汪锦纹专程前去看望。见哥姐 来,陵纹脸上有了笑意,她请他们继 续关心两个儿子及下一代,病逝以 后,将来与先生合葬一起,千万不要 葬到山里去。2015年11月8日,汪 陵纹离开人世,享年69岁。病重 时, 历来孝顺的两个儿子服侍母亲

参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

溧阳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老 一辈革命家曾经奋勇杀敌、抛头颅 洒热血的战场,我的家乡高邮也是 新四军曾经鏖战过的沙场。高邮 有座"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 我早就从纪念馆的资料里了解到 溧阳的水西村有一座新四军江南 指挥部旧址,一直有个心愿想到旧 址参观,寻觅先辈战斗过的痕迹。 此次来溧阳工作,得以实现这夙

水西村位于溧阳市竹箦镇,曾 经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小村 庄有座李氏宗祠,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就设在此。

李氏宗祠为明代砖木结构建 筑,青砖小瓦、斗拱画梁。我怀着 无比的崇敬迈进指挥部大门。与 很多古建筑一样,这里古朴、安静, 由于古建筑本来就色彩暗淡,加之

光线照射进得少,室内显得有点昏 暗,仿佛置身于一幅历史悠久的黑 白照片里。祠堂内通风效果不是 太好,由于长期湿度大,空气中散 发出淡淡的霉味,同时还混杂着涂 刷木头的桐油味道,有种说不出来 的特殊,我想这大概就是历史沉淀 的气息吧。馆内的陈设模仿当年 的格局布置,战士们的床榻、办公 桌椅、做饭的灶台等一应俱全,桌 上还摆放着旧式的发报机、电话 机,还有老式的煤油灯、毛笔和砚

穿过一道回廊,前面就是陈毅 老总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挂着一 幅黑白照片,照片里一男一女,相互 依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不是 别人,正是陈老总和他的夫人张 茜。这时房间的灯突然熄灭,床前 的透明玻璃立刻变成投影幕布,面

前出现一段俩人当年在一起的仿真 视频,现代"声、光、电"多媒体技术 生动还原了当年他们在一起的生活 场景,重现了他们那段相知相爱的 感人故事。

陈毅房间的隔壁就是当时新四 军江南指挥部的中心了。这里曾经 是李氏族人祭祀祖先、供奉神灵的 场所,也是李氏宗祠的正厅,能将此 地腾出来供新四军办公,可想而知 当年新四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

正厅的前面是个天井,天井内 一棵参天的雪松,枝叶繁茂、高大挺 拨,粟裕将军与他的夫人楚青的部 分骨灰就安放在这里。

当我参观完快要离开的时候, 纪念馆门前迎来一群佩戴红领巾的 小学生。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表 情肃穆,认真地聆听,静静地走动。 讲解员正在给他们讲述一个战斗英 雄的事迹,讲得精彩,一个个听得入 神,一面面红领巾在阳光下格外鲜 艳,像一团团火焰,像一簇簇绽放的 小红花。

三十年前,我在高邮师范读书 三年,陪伴我的是百岁巷、东后街、 中山路,还有一大片一大片低矮民 居。麻团大的商业区,主要集中在 中山路、人民路,还有未成型的商品 一条街;油条长的小巷,密布于苍 老、颓败的房舍左右,迂回曲折,时 常有进去容易出来难的郁闷感。

那时的汽车客运站坐落在文游 路上,形单影只。低矮的平房,盘踞 在马路两侧,周围没有任何高楼大 厦,多半是临时搭建的小平房,经营 各种小商品,包括高邮特产,诸如董 塘、咸鸭蛋、双黄蛋之类,然更多是 饺面店、小吃部。看到一辆辆客车 缓缓停下来,服务员就会跑上前来, 不停地吆喝:"要不要吃饭?""来碗 面吧,我们的阳春面很好吃的!"还 有一些卖茶叶蛋、麻团、玉米的,索 性背起食品,隔着车窗叫卖。偶尔 他们还会挤上客车,一声接一声地 吆喝,直到有乘客买下一些才罢休。

如今,出行方便了许多,装上大 包小包,说上一个地方,司机直接送 达,哪怕是现在的新车站,较远的高 铁站旁,亦是顷刻之间。至于现在 的文游路,更显得很近很近。十年 前我在高邮城上班,有时吃过晚饭, 和妻子、女儿从蝶园广场出发,一会 儿就走到大剧院、农工商,近在咫 尺。是道路宽了,还是人心宽了? 是高楼多了,还是心情舒畅了? 我 不得而知,只觉得远在龙奔那边的 新车站,也不过城东一点点;原先的 武安镇,早已成为县城不可分割的

在师范读书期间,即便颇为繁 华的中山路、府前街,一到夜晚也是 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至于蝶 园广场,还是一片农家用地,东南角 的魁楼,掩映在杂树丛中。如今,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 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 树迎春风"。马路两边,高楼林立, 鳞次栉比;一个个居民区如雨后春 笋般在盂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一个个广场成为高邮市民释放 压力、愉悦心情、放飞梦想的绝佳场 所。还有汪曾祺笔下的大淖河,我 们初见之时,俨然一条臭水沟,而今 焕然一新,死水变成了活水,真正回 到汪老笔下的《大淖记事》:"淖,是 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 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 是颇为浩淼的……"

当高邮城隐约可见之时,就能 看到一座方形宝塔巍然矗立在运河 当中。如今,修缮一新的镇国寺塔, 古朴、端庄、典雅、壮观,吸引无数游 客。走在西堤,穿过长廊,登上小 洲,凭栏远眺,高邮湖烟波浩渺,水 天一色,群鸥阵阵,帆船占占:落日 的余晖将运河水浸染得红灿灿一 片,古塔在运河中落下唯美的倒 影。盂城驿、净土寺塔、文游台、王 氏父子纪念馆等古代建筑融合在一 起,折射出高邮这座小城光辉灿烂、 源远流长的厚重历史。

·畦青绿倚天山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特别是农村的孩子来说,劳 动是从小就要面对的必修课。 我记得儿时家里养了一大群长 毛兔,卖兔毛的钱是家里油盐酱 醋、我们兄妹几个学费乃至春节 全家添新衣服的重要经济来源, 对兔子生活的照顾全家是格外 上心的。我每天下学后第一件 事是挎上篮子拿上镰刀去庄外 野地割草,田埂上水渠边到处找 红眼睛兔子爱吃的嫩草,割草的 竞争激烈,要割满一篮往往要走 很远的路,都是摸黑负重往家里 赶。时间久远,割草的细节记忆 逐渐模糊,唯独左手食指上的累 累刀疤在时时提醒我:劳动是艰 辛的,却也是创造价值的根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约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首先是 城市接着蔓延到农村,评价一个 孩子优秀与否的几乎唯一的标 准变成学习,孩子学习好就是优 秀,学习差就啥也不是,父母在 别人面前也理不直气不壮,说话 声音都没有别人响,德智体美劳 五字,唯独"劳"被悄然抹去。孩 子只要学习好,在家里油瓶倒下 来都可以不扶。进入新世纪,首 先从国家层面开始在大力纠偏, 越来越强调劳动意识和劳动技 能的培养,劳动实践课大张旗鼓 走进了中小学课堂,具体操作实 践中虽存在着些许做样子、走过 场的瑕疵,但毕竟迈开了改革的 第一步。

今年我来到天山之麓,在皑 皑雪山脚下工作和生活。从14 岁上高中起就几乎脱离农村的 我,又开始重温少时的田园牧歌 生活,在这里生平第一次学起了 种菜,体验到了劳动的不易与收 获的喜悦。

下车伊始,街边的积雪尚未 融尽,气温还较低,特别是夜 里。忽一日,朋友来告之有几畦 菜地是咱的责任田,必须种好还 有考核,心里一惊:QQ里偷菜咱 是行家里手,种菜只在老家看老 娘在自家菜园干过,于我来说也 就是背着手菜园里转一圈,说几 句恭维话逗老娘开开心,仅此而 已。至于如何正儿八经地种菜, 压根就没有留意过,更没有想过 亲自动手干,是十窍通九窍-一窍不通。虽无金刚钻,但咱可 以现学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中国人骨子里 刻着耕种的基因,总不能在我这 儿断了传承。

先去看看地。远远看见院 子偏僻处有几畦方整菜地,倒是 板板正正有模有样。走近细看 土壤,是黄沙土,不是那种肥沃 的黑土,虽经过几年的耕种,仍 有许多天山脚下常见的鹅卵石 卧于土里。Deepseek告诉我: 巩乃斯河谷三月份气温低,种其 它蔬菜为时尚早,点蚕豆恰在当 时。老家高邮蚕豆是十一月份

和冬小麦一起播种,大多播种于 田头圪脑、家前屋后,来年四月 份差不多和油菜一起开花,五月 中旬一起收获。播种蚕豆老家 叫点蚕豆,学生时代我们把上课 打瞌睡戏称为点蚕豆,十分形象 有趣。小城地处农牧混合带,种 子店里各色蔬菜种子应有尽 有。季节不等人,赶紧买来蚕豆 种子,和美女同事合作,也没有 起垄,拉个线,地里打个口子就 点上了蚕豆,大水漫灌。接下来 是充满期望的等待,每天上班第 一件事就是去查看有没有出 苗。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一个多 星期,终于出苗了,两畦地里颠 来倒去数来数去只有二十多株, 十分不给面子,失败是板上钉钉 毋庸置疑的了。后经专家复盘: 失败原因在于大水漫灌,黄土遇 水板结,没有给种子留下呼吸的 空间,大部分种子就这样白白在 地里烂掉了。此事虽已过去一 个多月,每每回想起来仍觉痛

经重新合理规划、专家悉心 指导,种菜之旅再次扬帆二度启 航。首先是规划,四畦菜地,打 算两畦种草莓,一畦种大豆,一 畦种甜玉米;其次是改进种菜方 法,同志们一起动手,先均匀撒 上一层复合肥,深翻菜地,起垄 方便以后浇水。说的容易,真正 干起来确实是费劲呀! 不要说 气温渐高,翻地起垄都是力气 活,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一 会儿就汗水直流,后背全湿,嗓 子眼冒烟:不要说黄泥巴粘满鞋 子里外、裤腿上下,形象全无狼 狈不堪;也不要说高原紫外线强 烈,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两三个小 时就会晒脱皮,包你从高邮湖白 条虾秒变盐水虾;单单说移栽草 莓,必须要十分小心、细心,生怕 弄坏了苗,影响成活率,不停站 起来、蹲下去,老腰直接受不 了。汗水还未在衣襟上结成盐 霜,浇水的水壶已拎在手中。壶 嘴倾泻的银线划过半空,在阳光 里折射出虹彩,水珠坠入垄沟的 刹那,土地发出滋滋的吮吸声。 晨起见菜畦喝得饱胀,草莓叶托 着水珠,玉米芽顶着露冠,活像 新生的婴孩戴着水晶胎帽。不 出旬日,绿雾便浮满了田垄,可 杂草也趁机在暗处织起绿毯,大 家只得弓着腰作大地绣娘,指尖 在苗隙间穿梭,将冒头的稗子、 马齿苋连根拔起,身后便留下深 浅不一的绿斑——那是作物与 野草争夺阳光的战场遗迹。

当第一颗草莓羞红脸颊时, 有的晒伤与老茧都成了勋 章。黄土终究不负苦心,终将在 汗水滴落处结出甜蜜的果实,在 腰酸背痛的地方长出金黄的苞 谷。土地最懂冷暖,你以辛劳为 祭,它便报以丰饶。待到秋日, 看豆荚在风中轻摇,那便是大地 对弯腰人最温柔的应答。

高邮的七月是丝瓜的天下。巷口老墙头垂 下一帘帘青藤,细长的果实悬在晨露里,像是谁 家姑娘遗落的翡翠耳坠。我蹲在后院的竹篱笆 下,看母亲用剪子剪断瓜蒂,那截乳白色的断口 便渗出清亮的汁水,在晨光里凝成珍珠。

老灶台上的铁锅早已烧得发亮。父亲凌晨 四点去东门桥头等第一锅油条,酥脆的面衣裹 着温热的呼吸,装在竹篾编的提篮里穿过半座 城。油条须得用井水镇过的纱布裹着,既保着 脆劲儿,又不让热气洇软了筋骨。母亲把油条 斜切成菱角块时,砧板发出"沙沙"的响动,像是 秋风掠过芦苇荡。

青瓷碗底先铺一层雪白的嫩豆腐,这是西大 街王记作坊每日现点的。豆腐娘子总爱往母亲的

-碗汤里的故乡

篮子里多塞两块。切丝的丝瓜卧在豆腐上,翡翠 般的经络里藏着昨夜星辰。油条块要最后撒上 去,金灿灿地浮在汤面,像运河里散落的碎金。

汤是讲究火候的。井水烧到蟹眼泡时下豆 腐,待汤色转作牛乳白,才将丝瓜轻轻推入锅 中。这时候灶膛里的火要换成晒干的丝瓜瓤, 文火慢煨方能逼出瓜肉里的清甜。我常趴在灶 台边数汤面冒起的泡泡,看它们从针尖大小涨 成铜钱模样,"噗"的一声在晨光里破灭,腾起带

着草木香的雾气。

母亲握长柄木勺的姿势总让我想起运河上 的船娘。勺背轻推汤面,翡翠色的瓜丝便跟着 打旋,搅碎了一锅朝霞。起锅前撒的那把青蒜 末最有意思,碧玉似的碎屑落在金黄的油条上, 倒像是春天不小心跌进了秋天里。

客居北方的这些年,我也试着重现这碗 汤。超市里的丝瓜总裹着层蜡光,油条躺在塑 料袋里呼吸不畅。由磁炉者沸的自来水冒不出 蟹眼泡,豆腐在塑料盒中沁出酸涩的泪。某次 照着视频教程掐表看火候,砂锅里的汤突然"咕 嘟"溅上手臂,烫红的皮肤下竟浮起母亲灶台前 的身影——她鬓角沾着丝瓜花,藤编的锅垫上 染着二十年油香。